

彭啟原

彭啟原拍攝客家節目及紀錄片二十餘年，希望透過不同的客家故事，拼湊出客家族群的全貌。(邵瑗婷/攝)

記者邵瑗婷/報導

影像記錄 完成客家拼圖

頭髮已經半花白的彭啟原，一談起影像便滔滔不絕，眼中閃爍興奮的光芒，手舞足蹈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已屆花甲之年。他說：「會開始接觸影像是因為愛新鮮，喜歡嘗試新的事物，一輩子保持赤子之心，對任何事物不要視為理所當然，那麼永遠都可以拍出耐人尋味的作品。」

彭啟原出生桃園楊梅，父親是攝影愛好者，從小他就在父親的鏡頭前跑來跑去。要考高中那年父親去世，留下來的相機對他來說是迷人的寶物，加上大伯常進出暗房、沖洗出一張張照片，這神秘的世界馬上吸引了年少的他。

就讀新竹高中時期，當時的校長辛志平帶動自由開明的校風，鼓勵學生尋找自己的興趣，不愛念書的彭啟原參加了攝影社，從此墜入攝影的國度。回想起往事，他得意地說：「那個時候的相機，光圈、焦距都是要自己手調的，所以只要拍出一張清楚的照片，同學就會很崇拜你。」高中三年，彭啟原捨棄書本，跟相機一起度過，也因此找到了畢生的志業。

高中畢業後，彭啟原念了文化大學影劇系，原以為可專心鑽研攝影技術，沒想到文化影劇系重「劇」不重「影」。因此大學四年裡，他憑著興趣自己在攝影的領域裡摸索，也跟著一些攝影同好互相學習。

● 鏗而不捨 催生客家節目

當時的電影界，大多是由字正腔圓的外省人把持，彭啟原覺得自己只是個從鄉下來的客家小孩，連說話都操著一口客家腔，不適合當時的環境，毅然決然地不走電影路。退伍後，他跟著學長還有幾個同學開始拍攝工商廣告，當時拍攝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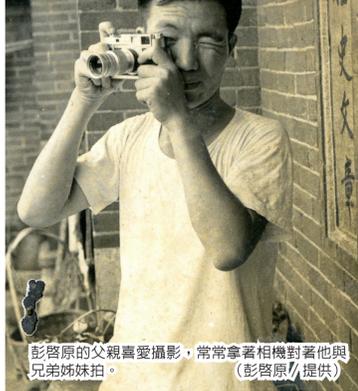
支工商廣告的價錢可以在鄉下買一棟房子，但是對彭啟原來說還是不滿足，因為廣告重視的是美感、光線、構圖，可是彭啟原真正喜歡的，是紀錄性的影像，是裡面豐富的人文精神，於是他轉念，開始撰寫電視節目企劃。

一九八七年解嚴後，新聞局開始鼓勵民間製作文化節目，彭啟原提了一份《歲月情懷話客家》的客家節目企劃書到廣播電視基金會，但被拒絕，原因是製作客家節目會挑起「族群」的紛爭。隔年客家「還我母語」運動興起，社會大眾開始重視不同族群的聲音，於是彭啟原趁著這個機會，將《歲月情懷話客家》改成《客家風情畫》，重新提交了一次，沒想到竟然被錄取了。彭啟原隨即製作了十集的客家紀錄片，分別談信仰、婚喪喜慶、衣食住行等等。

● 走出框架 拍出真實客家

剛開始拍攝《客家風情畫》時，彭啟原認為的「客家」很簡單，要拍客家文化，飲食不出「鹹香肥」，歌曲不脫山歌跟小調，信仰也離不開義民爺。但在接觸越來越多不同的客家莊之後，彭啟原了解到客家其實是一個大集合，例如南北客家就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，不能放在同一個框架下來檢視。因為地理環境和生活習慣的不同，文化習俗已隨著外在因素產生差異，在地化之後的客家聚落已有不同的文化體認，不同聚落之間也有許多的認知落差，因此在拍攝客家文化時，已經無法一言以蔽之。

彭啟原說：「從拍攝《客家風情畫》開始，已經顛覆了我從前對客家的想像，我必須將客家去標籤化，避免用社會的大框架侷限了素材，才能



彭啟原的父親喜愛攝影，常常拿著相機對準他與兄弟姊妹拍。(彭啟原/提供)

忠實地呈現在地客家文化的原貌。」

● 拼湊客家 拍遍客庄社區

有了這樣的體認之後，彭啟原便致力於社區影像的建立，從《客家風情畫》第二季開始，一直到《客家風土志》、《客家庄》、《小客庄的故事》、《客家行腳》等，全數著重在客家社區的影像建立。

耗費近十年才完成的《客家行腳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彭啟原為了拍攝中國大陸客庄以及台灣客庄的文化差異，與作家陳板走訪中國梅縣

等客家的發源地，也帶回許多珍貴的影像。彭啟原以兩岸的客家庄為基點，從建築、信仰、飲食、文化習慣等不同面向，分析兩岸客家的異同，將影像的格局從記錄當地的故事拉大到追尋文化的根源。

十七年來，彭啟原跟不同的學者合作，拍攝的主題越來越深入，越來越廣，從文化談到族群等非常細緻的概念，走過無數個客庄，記錄下無數個故事，每一次都讓他對「客家」又有新的體悟。這些影像，就像是拼圖一樣，一塊塊地累積，企圖用不同客庄的故事，慢慢的拼湊出各地客家的樣貌。

● 培訓人才 記錄在地影像

彭啟原也進一步地認知到，只有他在做客家社區影像的紀錄是不夠的，因此當行政院委會舉辦了第一屆客家人才影像培訓計畫時，他義不容辭地參與了整個培訓的工作。彭啟原希望能夠培訓地方客家的影像人才，讓他們有能力製成在地的小紀錄片，因為當地人對自己居住成長的環境一定最有感情，由他們來做這件事才最富意義，拍攝的題材不一定要跟客家有關，正確觀念的建立，以及影片中社會關懷的價值，才是他最想交付給學員的東西。

彭啟原的客家拼圖已經完成了大部分，目前致力於培訓影像人才，讓他們也有能力拼出自己心中的那塊拼圖。喜愛影像的他，還沒有要退休的打算，問到他下一步的計畫是什麼，彭啟原只是笑著說：「我還要繼續玩影像，玩到我不能動的那天為止。」



彭啟原(右)與好友陳板一九九九年到廣東梅縣潘家圍龍屋尋找客家的根源，一人用影像記錄，一人用文字記錄。(彭啟原/提供)

採訪側記

透過鏡頭 展現社會關懷

踏入彭啟原導演位於台北公館的工作室，映入眼簾的是十分具有客家韻味的花布門簾，書架上陳列著多部導演的作品，臥室裡瀟灑著淡淡的茶香。

提到從前拍過的節目，彭啟原的眼睛閃爍著光芒，導演用自己最大的興趣去成就一生的志業和夢想，這是何等幸運的事。因為好奇，所以踏入了攝影的圈子；因為巧合，給了他一個能夠被看見的舞台。這些美麗的陰錯陽差，夠了導演的一生，讓他一輩子都能做自己、做愛的事。

訪談中，時時可以感受的到導演對這份工作的驕傲與熱愛，還有他亟欲讓世人看見的，不一樣的客家風情。導演堅持，影像中要有對社會文化的關懷，不能只有華麗的鏡頭，所以他無怨無悔，安於製作客家節目。

臨走之前，導演不停地勸勉我們利用所學關心社會，為社會付出，多嘗試新的事物，不要怕失敗，方能找到屬於自己心中的那塊拼圖。

小檔案

彭啟原導演，一九五三年出生於桃園楊梅。拍攝客家紀錄片、客家節目近二十年，堅持去客家標識化，致力於記錄客家社區影像。作品有《客家風情畫》、《客家風土志》、《客家庄》、《小客庄的故事》、《客家行腳》等。



二〇〇一年，彭啟原的作品《台灣客家》獲得休士頓國際影展銀牌獎，於新聞局受獎。(彭啟原/提供)



文學界大老鍾肇政致贈匾額，感謝彭啟原對客家社區影像記錄的用心。(邵瑗婷/攝)

李松茂

記者侯伯彥/報導

黑白攝影 創造藝術幻境



鍾情於天地山水，李松茂總是不畏自然環境的險惡，親臨現場攝影。(李松茂/提供)

「會照相不等於會攝影。照相靠技術，攝影還得靠美術。美術應用與藝術素養不是天分，而是要日積月累去學習才能養成。」談起攝影，年過七旬的李松茂就像小孩一般開朗熱情，眼神中卻有著不容動搖的堅定，散發出攝影大師對藝術的驕傲與信念。

作為一名傳奇攝影家，李松茂始終堅持黑白攝影創作，鍾情於田野與大自然風貌，作品如國畫般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理念，展現出「畫中有詩」的醉人美景，讓觀者彷彿走入黑白的迷離幻境。多年累積下來的實地拍攝經驗，讓他善於掌握自然界的光影變化，利用黑白軟片的特點，透過獨特的暗房沖洗技藝，經過繁瑣的步驟達成色調控制，才能完美表現出黑、白、灰的層次與暗部中的細節效果。

● 師承大師 即靜山李學茂

故事的起點要回到一九七三年的八月，當時任教於蘭州國中的李松茂，因緣際會參加台視公司為期一年的攝影訓練班，為了是充實課餘的興趣。「有人說三十二歲才接觸攝影太慢，但我知道興趣是沒有年齡與智慧的。」他笑著說。於是這一玩就是四十年，還走出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。

在台視攝影班期間，授課的老師各有專長，李松茂也學習了整套攝影相關技術。在黑白攝影方面，師承國際級攝影大師即靜山，獲其賞識一路提拔，遵循「黑白攝影為學習攝影的根本」，從觀察自然界到暗房作業的練習，深入了解其中精華，才能真正自由地運用色調。李松茂強調，就像國畫單以墨色就能顯現出不同色彩，而書法一筆一畫在動靜間卻能變幻無窮，道理是相通的。

「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，人是感情的動物，

你跟什麼樣的人在一起就會被他陶冶。」談到即靜山，李松茂的尊敬之情溢於言表，懷著一顆感恩的心講述師生的點點滴滴。他說，即靜山一生淡泊名利、隨遇而安，更從不吝惜提攜後進，表面上是新火相傳，實則有意栽培。師生舉辦過多次聯展，在攝影界造成不小的轟動，當時年事已高的即靜山更贈予多樣墨寶，勸勉他「深入堂奧」、「努力前程」，無論是攝影技巧還是為人風骨、處事態度，都對李松茂影響深遠。

另外一位影響李松茂甚深的，是人稱「攝影泰斗」的朱義朝老師。朱義朝的暗房造詣甚高，無論是沖洗或放大照片，對藥液的温度、時間、攪拌等步驟都強調分秒必爭，讓他在陰暗無光的暗房裡宛如撥雲見日，學習操控與還原當初見到的美景，提升視覺感官的美感，體驗到傳統技術博大精深的奧妙。

李松茂生長於苗栗的客家鄉鎮，沉浸於鄉土與山水之中。即便小時候家境清寒，生活卻是踏實又自在，對大自然的喜愛便是源自於此，更在即靜山的影響下，興起記錄故鄉的念頭。

而身為一名以客家身分自傲的客家人，刻苦耐勞、勤儉持家的硬頸精神，也反映在初學攝影時購買器材的決定。李松茂認為，攝影器材非常昂貴，真正一勞永逸、又能終生享用的方法，就是大手筆一次投資，然後長久使用。



李松茂認為，書法墨色的明暗與黑白攝影的色調變化，道理是相通的。(李松茂/提供)



● 心順自然 拍照等五小時

「八月一號開始上課，很多人都有相機，我一直到九月十六號才買。」李松茂笑著回憶，語氣中帶點頑皮炫耀。「機身連三個鏡頭，包括暗房器材，用了三、四十年沒有變過，連修理都沒有。攝影器材只是作者表達思維的一種工具，它不是頂好，但我操縱自如就夠了，許多名作都是出自於它。」關於人與人的關係，他也認為是一樣的道理：珍惜，一切隨緣。

攝影界有句話說：「好照片是走出來和等出來的。」李松茂認為攝影就是要靠天吃飯，有時就算攝影家算好了季節與時間，面對各種突發狀況，也不一定能夠得到想要的畫面。然而，必須常懷感恩之心，順著自然走，老天爺準備什麼、就接納什麼，想要拍的這次沒有，下次還可以來，一切都是可遇不可求。以作品《編籬舞在詩畫中》為例，考量整個構圖與美感，為了合適的漁船行進方向、水面波紋與漁夫動作，李松茂曾經等了五個小時才按下快門。

● 國際榮譽 心繫教學傳承

從國中教職退休後，李松茂全心全力投入攝影，先後走訪中國名山大勝地取景，其中又偏愛有「天

下第一奇山」之稱的黃山，迷上它多變雲霧、大氣山景與奇松怪石，十七年內登訪了三十三次，帶領登臨的台灣學生及友人超過六百位，後來更成為台灣唯一受邀參加「黃山百年攝影史特展」的攝影家，介紹黃山之美給世界，更進一步促進了兩岸藝術界的交流。

二〇〇五年，李松茂在國際攝影名人彭大力的鼓勵下，參加美國世界攝影協會(Photographer Association Worldwide, 以下簡稱PAW)的甄試，以「臺灣鄉野與大陸風光」為主題的黑白畫意作品，獲得「世界優秀攝影家PP-PAW」的國際名銜，成為臺灣攝影界榮獲此頭銜的第一人。

二〇〇八年，李松茂更上層樓，再精選二十幅傑作和一篇〈攝影理論創作〉論述，榮獲「世界傑出攝影家EP-PAW」這個國際最高的攝影名銜，也因此獲得總統馬英九親函的總統賀電嘉勉。

對這些國際級的認可，李松茂謙遜地認為，這只是一種成就感，代表努力沒有被人家忽略，如此而已，心裡反而會想到：「當老師的教學使命感更重了！」事實上，為了提倡黑白攝影，多年來李松茂扛下承先啟後的責任，不斷培育更多優秀人才，在攝影界擔任著領航員的角色，在他門下已有六名學生獲得「世界優秀攝影家PP-PAW」的頭銜，並有四人榮獲「世界傑出攝影家EP-PAW」殊榮。

● 數位時代 硬頸堅持傳統

科技進步飛快，即便數位相機日新月異，不斷進化，李松茂仍然堅持使用傳統底片創作。「數位相機雖然方便，但大部分的人往往只看到表面，深入的東西沒有踏實，應該要鼓勵將傳統的攝影概念，應用到數位化去創新。」李松茂如此勉勵著。他認為攝影是有感情的，絕對不僅僅是按下快門這麼簡單，拍攝者必須要捕捉主體的神韻，並用思想把它融入在按快門



之下。一張好的作品經過數十年再拿出來，還能讓人看得津津有味，才是真正的藝術作品。

當問到黑白攝影的傳承是否會遇上困難？李松茂堅信，藝術創作是斷不了的，畢竟世界各地都是有人在拍，只是要看上頭推動者是誰、呼應人數多不多。他強調：「藝術這條路不是你說就了，還得靠天時地利人和，中國五千年來的傳統文化為什麼不好好發揮呢？一個人力量太微弱了，需要靠大家一起來。」

走過四十個年頭，李松茂仍然致力於攝影教學，也會繼續登黃山，拍出更多黑白藝術作品。

採訪側記

攝影大師「嘻哈」愛說笑

踏入約定的採訪地點，裡頭坐著一位笑盈盈的老者，乍看之下還真不知道他就是享譽國際攝影界的李松茂老師。在平易近人、既幽默又風趣的李松茂面前，感受到任何壓力，有的只是對攝影的熱愛與樂觀隨緣的人生觀。

身為客家人，李松茂秉持著好客、熱情的生活態度，也認同族群間的團結合作。「時代不同，我們也需要隨著改變。物質可以動，但人心是不變的。」一樣照舊，祖先的傳統下來就是這樣。「懷舊的李松茂談到以前的日子，認為現代的孩子沒有親身體驗過早年的苦與悶，是很難理解的；而透過那樣的生活，引發的光輝人性，才讓他更珍惜眼前得來不易的緣分。

儘管是攝影大師，李松茂仍不改愛開玩笑的個性。「有些人說老師您攝影地位非同小可，不要像以前那樣嘻嘻哈哈。我說這是本性，我本性如此，不傷大雅、博君一笑，這就是一種生活樂趣。」李松茂如是說。

小檔案

李松茂，一九四二年生，成長於苗栗頭份。四十餘年的攝影生涯，鑽研獨特的暗房沖洗技術與黑白藝術攝影，從未間斷。作品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理念，善於捕捉山水間的光影變化，於二〇〇八年榮獲美國「世界傑出攝影家EP-PAW」的國際最高名銜。